

●文化研究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语言文化多元发展趋势

何文贤, 李 珍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西方文化以一种强势文化的态势冲击着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处于弱势的民族文化。然而,由于世界各民族的相对独立和各个国家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世界语言文化的发展并非是单一化与体系化的关系,而是多元化与相互交融的趋势。

**关键词** 全球化;多元化;世界语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13X(2006)02-0065-07

当人类社会匆匆地迈入 21 世纪的门槛之际,“全球化”与“多元化”已愈益成为一对风靡世界各个角落的时髦术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华勒斯坦推出的多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它用“体系”取代“国家”,作为分析单位,从全球的高度对一些世界性现象进行系统地研究。那么,一个具有较单一的劳动分工(或世界经济)以及多元文化的“世界体系”实体究竟是否存在或能否得到延续?全球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愈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和所谈论的热门话题。<sup>①</sup>

## 一、无法回避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进程不是自今日始,但在 21 世纪末才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门话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这种新的全球化现象概括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这一定义概括了当今全球化的一些新特点。可以说,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正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所指出的,要避免人类作为地球居民正面临着一些全球化的共同问题<sup>②</sup>,管理当代全球化进程导致的广泛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错位,需要合作精神,其基础是协商、透明以及负责的原则……要创造一个美好的(民主的)世界,除了一起工作,使用集体的力量外,别无选择。<sup>③</sup>

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自古至今就已经存在着或正在发展出若干能够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到西方文化的发展,他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sup>④</sup>到 17、18 世纪西方又曾吸收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某些因素,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因此,有各国著名政治家所签署并由联合国大会宣布的《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才发出这样的呼吁:“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而求得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又只能依靠所有文化和社会所推崇的理念、价值和规范。”<sup>⑤</sup>

不难看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价值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占领和垄断着全球的文化市场,把它

们以好莱坞、迪斯尼、麦当劳为代表的大众文化 ,大批量地生产、复制并传播到世界各地 ,试图使其成为超越国界的全球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在“ 现代化 ”以及“ 发展 ”等利益观念的驱动下 ,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似乎正逐步被纳入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大跨国公司所主宰的那种“ 世界体系 ”中 ,西方文化亦以一种强势文化的态势冲击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处于弱势境地的民族文化。而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否也处在被全球化的边缘 ? 答案是否定的。

二、世界语言多极发展态势

持文化全球化论者认为 ,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 ,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 ,现时代正目睹奈保尔所说的“ 普世文明 ”的出现<sup>[ 4 ] P20 )</sup>。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 ,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正如《 华尔街日报 》的一位编辑所提出的 “ 世界语言是英语 ”<sup>[ 5 ] P16 )</sup> ,这可能意味着世界人口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在说英语。但事实并非如此。

( 一 ) 使用世界主要语言的人口比例分析

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可靠的证据显示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世界上语言使用的整个模式( 1958——1992 )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 ,而讲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的人口比例却有了显著的下降 ,讲汉语的人口比例有较小的下降 ,讲印地语、马来——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人口比例则有所增加( 见表 1、2 )。

从一种意义上说 ,英语对于世界上约 92% 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它也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 ,是世界上主要的“ 更广泛交流的语言(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LWC ) ”<sup>[ 6 ] P108 )</sup> ,这种用通用语言进行的文化间的知识交流 ,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 ,而不是消灭它们。它是交流的工具 ,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 ,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 ,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 ,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 ,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也在日益讲不同的英语 ,

表 1 讲世界主要语言的人( 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 )

语言	1958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2 年
阿拉伯语	2. 7	2. 9	3. 3	3. 5
孟加拉语	2. 7	2. 9	3. 2	3. 2
英语	9. 8	9. 1	8. 7	7. 6
印地语	5. 2	5. 3	5. 3	6. 4
汉语普通话	15. 6	16. 6	15. 8	15. 2
俄语	5. 5	5. 6	6. 0	4. 9
西班牙语	5. 0	5. 2	5. 5	6. 1

\* 讲 100 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总人数

表 2 讲主要西方语言的人

语言	1958 年		1992 年	
	讲该语言的人数 ( 单位 :100 万 )	占世界人口的 百分比	讲该语言的人数 ( 单位 :100 万 )	占世界人口的 百分比
英语	278	9. 8	456	7. 6
西班牙语	142	5	362	6. 1
葡萄牙语	74	2. 6	177	3
德语	120	4. 2	119	2
法语	70	2. 5	123	2. 1
西方语言	684	24. 1	1237	20. 8
世界总数	2845	44. 5	5979	39. 4

表 1、表 2 的资料来源 :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 ,根据讲 100 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 世界年鉴和事实 》( Wro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 母语 ”者和讲“ 非母语 ”者 ,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 ,人口增长数据 ,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英语已经被非本土化了。

## (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英语语言变体

英语是一门包容性非常强的语言,英语之所以会发展成为世界性语言,就是因为它的兼容并蓄。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英语使用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理解来使用语言,使得英语语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呈现了更为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

“新英语”语言变体是近年来语言学界热门的研究话题<sup>[7]</sup>。尤其是在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不过,许多研究均认为英语语言变体偏离了常规标准语言(通常指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并认为各种英语语言变体应该以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为标准进行自我匡正(self-correction)(Quirk & Widdowson, 1985),而Kachru(1982)则认为应该对各种英语予以认可,把英语看作是独立的语言变体,有各自的本土的使用标准和发展标准。

根据Kachru(1985)的英语世界化理论,英语在全球传播、习得和使用情况可以用三个同心圈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并提出了“旧英语”与“新英语”之说。

Kachru认为,位于内圈(the inner circle)的是旧英语,又可称为旧的英语变体,有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等。内圈不仅包括传统的说英语的国家——英国和美国,而且还包括来自传统上说英语国家的移民迁移并定居的那些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内圈的人口最少,英语在这里是母语(mother tongue,或称为native language),也可称为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或L1),其获得方式是自然习得,用途则是全方位的。

外圈(the outer circle, or extended circle)包含的则是新英语或者说是新英语的变体(the New Varieties of English),比如说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和马来西亚英语等。外圈的人口比内圈多,英语在这里是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或L2),其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处于外圈的国家由英语国家的前殖民地组成,这些地区没有大量的英国移民,殖民者也没有与当地的语言集团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语言交往和接触,英语只是被“移植”到新的语言环境中,在多种语言(multi-lingual)和多文化(multi-cultural)的环境中,英语逐渐被民族化(nativized),变成当地的重要语言(如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被固定下来(institutionalized),发展成为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的新英语变体。因此,无论是新加坡英语还是印度英语,都有各自的音韵、词汇和句法特点,反映出当地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现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觉察出印度英语中带有一种英语、印地语和旁遮普语的奇特的混合味道,有时还夹杂一些当地的俚语和感叹词。这种特点在流行歌曲的歌词中更是特别明显,如She's a soni kudi(sweet girl)/She makes me roti(bread)等(Mehrotra, 1998),这种语言特点,特别适合高科技时代热爱音乐的新一代印度人的口味。

此外,新英语在多语制的语境中得到发展,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并产生“双语”(diglossic phenomenon)现象。在某些重要的社会圈子里,他们做为高级变体,成为第一语言,对当地语言起补充的作用。在新加坡和印度,英语很早以前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被用于政府机关、法律部门、学校教育和报纸、电台等各种媒体。在正式场合,人们所说的英语几乎接近标准英语。在非正式场合,英语也与其他本地语言一道,被用于人们的情感生活、想象生活和日常交往中,但很容易觉察到非标准英语的味道,比如,印度当地居民在超市里所使用的英语明显地有别于大学课堂里教授用于作讲座时所使用的英语。

## (三)世界权力分配的变化促进语言使用的多样化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P115)。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随着非西方社会建立起民主体制和这些社会中的人民更广泛地参与行政管理,对西方语言的使用下降了,本土语言变得更为流行。阿拉伯语在北非代替了法语,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取代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本土语言

的媒体在印度代替了英语媒体。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在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中,原先被压制和遗忘了的民族传统语言,如,爱沙尼亚语、拉托维亚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等恢复了活力,像其他形式的文化一样,日益增长的权力既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统一的德国仿佛是个庞然大物,那些英语娴熟的德国人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日本的经济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学日语,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sup>[8][P52]</sup>。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假如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作为世界共同语言的英语就必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语言的地位通常跟一个民族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强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其语言则盛,其所传承的文化也是强势文化。以专门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为标志的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其关注的焦点便在于在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存在一种被强势文化“全球化”的趋势?非也。

### 三、世界文化格局与多元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代社会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也必须立即遵循这种趋势。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sup>[9][P75]</sup>”,也就是说,全球化尽管客观上带来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但不会成为各种文化的大熔炉,而是会更能各种文化体现其本色和特性提供广阔的舞台。1998年6月23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一些人曾预言,随着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全球化的到来,墨西哥文化将会消失,看来他们错了,实际上墨西哥三千年的遗产已经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sup>[10]</sup>”。依据上述论述和报道,我们说文化是凝聚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不同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都蕴藏在各自的文化内,它具有多样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多样性“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sup>[11][P140]</sup>”。

#### (一)世界文化多元走向的客观环境与历史必然

首先,文化的发生具有多元性。文化即人化的过程,是人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内化为一种心理意识的精神积淀,并用这种精神的理念来支配行为、建构制度的过程。因而,在文化发生的源头上,与人的生存、活动的环境等外在条件密切相关。就地球人类而言,地表上自西向东山脉绵延,阻隔着南北之交通,使人类祖先分别生活在南道和北道两大区域,从而形成南道文明和北道文明两大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东西方文明。李大钊1918年7月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差异》一文中,以人文地理的视界,从发生学的层面,揭示了东西方文明及其文化的差异形成的原因,他说:“东洋的南道文明由于受太阳之恩泽丰、受自然之赐厚,故其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解、人与人和解为特征。而西洋文明,由于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吝,故其文明以人与自然奋斗、人与人竞争为特征<sup>[12][P8]</sup>”。文化作为人化的结果,大凡都与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行为方式有关,是文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的特定群体的内心精神世界的积淀。因此,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有其不同特点的文化。即使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区,也会形成不同特点的文化。

从大的地理环境的特点上看,“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流动性与进取性,缘于草原地带和滨海地带人们生活的“内不足”。农耕文化的尚“静定”意识,则根源于河流灌溉地带的生活自给性。前者由于“内不足”而向外掠夺,从而形成一种主“天人对立”、尚“征伐侵略”的文化心理观念。后者则由于“自



给”而主“天人相应”、“物我一体”,从而形成一种顺和、安分、守己、和平的文化心理观念<sup>[13][P2]</sup>。

汤一介先生在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提出的“轴心时代”的观点时,提出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看法。在新的“轴心时代”,世界文化将划分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区和犹太文化区。这个新的“轴心时代”与公元前的那个“轴心时代”不同,它们不再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互相影响下多元共存,这是一个趋势和规律<sup>[14][P37]</sup>。

人类文明是在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中发展的。在人类历史上,古希腊文化通过十字军东征,在欧亚非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儒家文化,自秦汉以来,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周边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全球化社会未到来之前,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及其相互影响毕竟是有限的,这使得文化的多元化中包含着彼此封闭的因素,而自从全球化过程启动以来,情况则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当代的加速度发展乃是与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到来同步的。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整个世界变成为一个“地球村”,世界文化交流也更加直接和频繁,音乐、体育、舞蹈、电影、美术、戏剧、文学艺术,在各国相互传播交流,一方面繁荣了各国的文化市场,活跃了人民文化生活,同时又影响着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出现了一些认同的文化元素,如西装、风雨衣、牛仔裤等服饰在我国普及流行,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加入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它使我国人民的服饰趋向多样化和个性化,大大改变了中国服装长期过分单一化的倾向。当然,也正是在这种对外的文化艺术的交流之中,作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如服饰文化中的旗袍、唐装等也因此而得到了复活与发展,这说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又具有促进多元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总之,全球化背景下所呈现的多元文化格局是交叉性的。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也存在着一股推动世界相互接近的全球化力量,但文化全球化并未能完全消解文化的民族性和多元性。各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也会要求发展其自身文化。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曾因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而名噪一时,他在1998年4月22日接受阿根廷《号角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尽管存在着推动世界相互接近的全球化力量,但各国都越来越努力寻求自己文化上的同一性。各国在未来将由于文化上的相近而重新结盟,而不是由于思想上的近似”<sup>[15]</sup>。亨廷顿所提到的这种趋向已开始在新世纪之处愈益凸显出来,各国都在寻求和强调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文化上的相似性正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走上合作发展的道路。

## (二)和而不同——文化走向多元化的民族特性

全球化乃是一种近代化以来的现象,而民族传统文化则是早已存在着的历史文化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但是,文化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关系,而是一种能动反映论的关系。这就是说,作为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文化现象一经产生与定型,它便获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便有着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现象,其超前或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都是可能的,尤其是当文化发展变成一种传统融入到民族的血液之后,文化本身就具有一种自身独立发展的内在惯性与规律,它本身就成为了“民族性”的一个方面,其顽强的生命力有时是十分惊人的,如吉普赛人,在其失去了作为一个民族存在所必需四个要素中的三个(即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共同语言)之后,仅依靠着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这一要素而仍然显示出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内聚力与生命力。因此,今天我们尽管进入到了一个“西化”倾向的全球化时代,但是,多元性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仍有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就各民族的传统文本身而言,要使其在短时期内同化于一种所谓的“现代性”文化,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今世界的移民现象中窥见一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都是移民较多的国家,如何对待移民问题,如何对待移民中的文化传统问题,一直是影响这些国家发展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加拿大政府在1971年就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目的在于“破除歧视态度以及文化猜忌”<sup>[16][P88]</sup>。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移民政策纲领》,其中第9条指出:“移民将成为澳大利亚多元社会的一分子,成为多元民族。”

“将传播他们种族文化及特色”<sup>[16] P88</sup>。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针对华人在马来西亚总人口三分之一这一情况,认为:“各民族可以维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当然我们希望华人能同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接受现实”,因为“华人是一个不易被同化的族群”<sup>[16] P88</sup>。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不仅承认:“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乃是美国历史的现状,而且还认为美国要成为全世界“种族文化多样式的楷模”<sup>[16] P88</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每两年发表一份《世界文化报告》,其主要任务是调查文化和发展方面的最新趋势。在1998年推出的首份报告以“文化、创新与市场”作为副题,以经济相互依赖、全球的创造性、国家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正在出现等新的环境为背景,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了世界上各国、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发展问题,提出了计算机网络化(cyberculture)、虚拟文化及建立数字化存储等一系列文化保存的新式手段。

面对多元文化存在的这一事实,亨廷顿认为:“我们不要做‘普世文化’之梦,因为‘未来不会出现一种普世皆准的文化,人类仍然生活在一个不同文化并存的世界’,甚至未来世界的发展将陷入‘文明的冲突’之中”<sup>[17] P30</sup>。

的确如此,在不断加剧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相互撞击,但是,它们最终都会在文化的人类性的共性特点上实现融会贯通。但是,这种融会贯通的过程及结果,都不是完全失去不同文化的个性特点而彼此完全趋同,而是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整合创新的过程,最终使各种文化彼此之间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如世界范围内的四大文化体系:儒教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它们在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创设及其评价中,都有一个效益和公平原则,其本质就是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关怀原则,在哲学理念上把其表述为“爱”。儒家讲“仁爱”,即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有秩序的爱;佛教文化强调的慈悲意识;基督教文化讲“博爱”(Universal love),强调一种来自宇宙精神的普遍的爱,即无差异的、客观的、普遍而广泛的爱;伊斯兰文化中的真主“安拉”要求大家为人行善,买卖公平,救贫济困,尽管它们各自的主爱方式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的根本点都是都在力争彰显人性真善美的共同本质,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种“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各种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谈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时,也谈到:“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出贡献”<sup>[18] P217-223</sup>。把“和而不同”看作是推动文化健康交流与合理发展的一条原则,符合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在过去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人们并没有把英语的英国本源或美国本源放到一个种族的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加以广泛的或深入地考察”<sup>[6] P118-119</sup>。不同英语语言变体的使用,有助于不同的使用者构建和表达不同的文化价值。世界权力与秩序的重建,又展现出丰富的多元文化特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一方面表现出文化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出现文化的互相撞击甚至冲突,而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为此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因为只有和谐统一,事物才能向前发展,从而,既可以保持自身文化的特点,又可以通过交流获得发展,实现多元文化并存。在构建一种先进的世界文化当中,我们应当牢记“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这句老话,力求以现代人的目光去重新看待传统与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先进的世界文化不是哪一种单一的文化模式,而应当是各民族文化精华融合的结晶,惟有如此,民族文化才能在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中保持一种多元发展的态势。

注释:

①华勒斯坦的论著出版后曾被译为德、法、意、西、中等10余种文字,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②这些问题包括人口爆炸、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由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异常、热带雨林消失、物种大量灭绝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全球金融危机乃至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性犯罪活动等等。

参考文献：

[ 1 ] [ 英 ] 戴维·赫尔德 , 等 . 全球大变革 [ M ] . 罗品文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1 .  
[ 2 ] 罗素 . 一个自由人的崇拜 [ M ] . 胡品清译 . 北京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1988 .  
[ 3 ] [ 德 ] 赫尔穆特·施密特 .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 [ M ] . 杨芯婷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1 .  
[ 4 ] V. S. Naipaul . 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 . The 1990 Wriston Lecture ,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R ] . 30 October 1990 .  
[ 5 ] Robert L. Bartley . The Case for Optimism——The West Should Believe in Itself . Foreign Affairs [ J ] . Sept. / Oct. 1993 .  
[ 6 ] Joshua A. Fishman . The Spread of English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  
Joshua A. Fishman , Robert L. Cooper , and Andrew W. Conrad . The Spread of English : The Sociology of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 M ] . Rowley , MA : Newbury House .  
[ 7 ] Kachru , Braj . B. ed . The Other Tongue :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 M ] . Oxford : Pergamon Press ( World Language English Series ) , 1982 .  
[ 8 ] [ 美 ] 塞缪尔·亨廷顿 .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M ]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2002 .  
[ 9 ] 约翰·奈斯比特 .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 [ M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4 .  
[ 10 ] 吴元迈 . “ 全球化 ” 与民族文化 [ N ] . 中国文化报 , 1999 - 11 - 18 .  
[ 11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 卷 [ M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7 .  
[ 12 ] 张周志 . 文明、理性与多元文化 [ J ] .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 2004 ( 6 ) .  
[ 13 ] 钱穆 . 中国文化导论 [ M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99 .  
[ 14 ] 汤一介 .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 [ J ] . 中国文化研究 , 2000 ( 4 ) .  
[ 15 ] 美国将不是惟一的超级大国 [ N ] . 号角报 , 1998 - 04 - 22 .  
[ 16 ] 刘耘 .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 [ J ] . 社会科学家 , 2001 ( 3 ) .  
[ 17 ] 吴富恒 . 面临挑战的文化建设 [ J ] . 文史哲 , 1994 ( 4 ) .  
[ 18 ] Fei Xiaotong . Additional Remarks . In Home bound Studies in East Asia Society [ M ] . Tokyo :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e Studies , 1992 .

On Variation of the World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Globalization

HE Wen-xian , LI Zhen

( Fujian Colle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Fuzhou 350007 , Fujian )

**Abstract** :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 the Western culture , posed as a powerful one ,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weak national cultures of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economically less-developed areas. However , due to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different nature ,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the peoples worldwide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re not flattening or systematizing , but varying and cross-permeating , such as the varieties of English , the resurrection of traditional native languages due to power changes etc.

**Key words** : globalization ; cultural varieties ; language variation